

浅秋送凉 满城纳凉满地丰收



「安徽·长丰」李陶摄

秋荷

立秋悄然而至,于都市人而言,它只是日历上普通的节气,可对于扎根乡土的人们,立秋是田野的讯号,是刻在岁月里的生活节律;晚风送凉,趁着黄昏出门散步,寻觅一口开胃烟火;乡间老宅的场院上,丝瓜棚下邻里围坐闲谈,分享家常菜谱,处处是松弛热闹的人间烟火;一辆风尘仆仆的小车,跨越百里乡路,载来父辈沉甸甸的牵挂。秋意初启,无论是市井小摊的一缕清凉,还是故土送来的农家鲜蔬,亦或是乡邻相聚的晚风闲话,都藏着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暖。

父亲的立秋

记忆里,每到立秋这天,父亲总要早起。他扛起竹耙走向屋后的菜园。经过一整个伏天的蒸腾,菜园里的瓜果渐渐走向尾声,豆角藤蔓慢慢枯黄,黄瓜不再挂果。父亲一边清理枯枝,一边念叨老话:“立秋一日,水冷三分。”暑气虽还盘踞白日,清晨与黄昏已有凉意,地里的活计,得顺着时节慢慢调整。

父亲不懂深奥的物候理论,所有认知都来自泥土。他常说,人勤也要知天时。立秋之后,不再适合栽种喜热的瓜果,要抓紧整地,准备播种白菜、萝卜。他蹲在菜园松土,黝黑的手背布满深浅交错的皱纹,泥土嵌进纹路,怎么也洗不干净。我时常站在一旁看着,他不急不躁,将结块的泥土敲碎,拣除草根石块,动作沉稳,仿佛不是侍弄菜地,而是在完

成一场郑重的约定。

老家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。往年立秋午后,父亲总会挑选一个熟透的西瓜。井水浸泡半晌,切开时清脆一声,红瓢黑籽,清甜的凉意扑面而来。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,吹着徐徐晚风分食西瓜。父亲吃得不多,大多留给我和母亲,他靠在竹椅上,慢悠悠摇着蒲扇,望着菜园出神。那时我尚且年幼,只顾贪恋瓜的甘甜,读不懂他眼底藏着的思绪。长大之后才慢慢明白,对于一辈子和土地相伴的人来说,立秋意味着盛夏落幕,一年的农事走到转折节点,既有收获的期盼,也藏着对时节更迭的感慨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、工作,常年在外,很少能赶上立秋回家。城市高楼隔绝了大地的气息,分不清哪一阵风预示秋

来。偶尔和父亲通电话,他总会提起节气。“今天立秋了,地里白菜籽已经播下去,你在外多留意,早晚添件衣裳。”简单几句话,却像一股温温的秋风,拂过心头。

前几年立秋,我特意返乡。正午暑气依旧浓烈,父亲依旧守在菜园。岁月催人老去,他的脊背微微佝偻,走路不如从前利落,却依旧按时打理土地。我劝他不必太过操劳,菜园简单打理就好。父亲摇摇头:“节气不等人,土地不会骗人。春种秋收,顺应时节,心里才踏实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,父亲的立秋,早已超越农耕本身。暮色降临,晚风渐凉。秋日的霞光铺在菜园上空,父亲收拾好农具缓缓往家走。天地间喧嚣渐淡,草木安静迎接秋天。

[湖南·怀化] 钟芳

一碗面里的秋凉

连日高温闷热,让人胃口全无。“外面起风了,不如出去走走。”丈夫提议。

转过街角,一眼我便瞧见了冷面摊位。摊主热情招揽,是正宗朝鲜冷面,酸甜开胃。冷面很快上桌,筋道面条铺着黄瓜丝、辣白菜、花生与午餐肉,碗底还卧着两块冰镇西瓜。一口下去,汤汁咸鲜微酸,清爽解腻。

我留意到招牌上的“秋”字,便好奇发问。店主笑着解释自己本姓邱,取“秋凉”之意。一碗冷面的清凉,摊主通透暖心的话语,都融进晚风之中。不必苦等深秋,喧嚣盛夏的市井烟火里,早已藏着抚慰人心的那一份秋凉。

[四川·绵阳] 刘泽琴

故乡的秋味

下班回家,父亲正在家门口等我。他笑着冲我招招手说:“来,后备箱里有东西,帮我搬一下。”

后备箱一打开,一股子泥土和青草混杂的气味就扑面而来。捆好的青菜用家里存的旧报纸裹着根,叶子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。旁边挤着两个南瓜,底下垫着的,还有一大袋花生。

父亲一边从后备箱里把南瓜抱出来,一边说:“你不是老说外面买的菜不如家里种的好吃吗?这回我有车了,想吃什么跟我说,我给你送过来。”

东西搬上了楼,父亲坐了不到半小时便执意要走,他怕天黑路不好走。我送父亲下楼,看着那辆并不起眼的白色小车,为我载来故乡的秋味,现在,又载着父亲的心满意足,平稳地往回开去。

[河北·秦皇岛] 郭菲霞

初秋吾家夜色美

2024年我和妻从学校退休后,搬到乡下居住。自从我和妻回乡下住后,晚上我家楼下几乎村民不断,尤其是从初秋开始,家里的凳子全部搬了下来,有时还不够坐。

水泥场西南角上的大丝瓜棚底下聚着一堆妇女。她们一边吹着凉爽的晚风一边交流着烧菜的技艺。当瑶婶又在她们的“巷上姐妹”群里发布了一个刚“研发”出的新菜视频时,大家非常高兴——明天孙子、孙女准会夸赞奶奶做的新菜真是好吃。“阿姨们,这是老家的西瓜,快尝尝。”是小钱老板的妻

子小李推开二楼的窗户,朝着丝瓜棚底下的妇女发出小黄鹂似的声音。

东南角井台上围绕井沿坐着村上的七八个做服装生意的中年老板,大多是我的学生。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吃着外卖小哥送来的烧烤。今天他们正在研究秋季可能流行的几种服装款式——他们早已自学成才成服装设计师了。

房子东面弄堂里坐着村上的一些打扮时髦的姑娘——她们喜欢喝奶茶、初弥糖水,这里最方便快捷小哥送达。弄堂风把她们的长发吹得“嚯嚯”飞

扬。她们讲的青春话题可能我们听不太懂,但她们发出的一阵阵笑声明显感染着我们,让我们这些老同志不由忆念起我们的青春时光。

跟着奶奶来玩的小孩在我家四周追逐着飞舞的萤火虫。他们有的就用手抓,有的用黄瓜叶扑。他们把逮到的萤火虫装在透明的小玻璃瓶里,说回家把瓶子挂在房间里做小电灯。

月光似水,蛙声一片,我突然想起要给一家报纸发一篇约稿,就与村人打个招呼,上楼一会儿再与他们继续唠嗑。

[江苏·常熟] 马雪芳